

第三死罪

● (美) 劳伦斯·山德士 著

● 姚 键 张基珮 姚小佳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建华

封面设计：文小牛

版面设计：杨 桦

The Third Deadly Sin

据 Berkley 出版社1985年版译出

书名 第三死罪

作者 劳伦斯·山德士

译者 姚 键 张基佩 姚小佳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印刷

1988年12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5

印数 1—80,000 册 字数332千

ISBN 7—5411—0326—8/I·306

定价：4.20元

内 容 介 绍

不幸的婚史，使佐伊·科勒这位善良温柔的女性，失去了所有的生活憧憬，只余下一颗破碎的心。在纽约这个到处是喧嚣、污秽和暴行的疯狂世界里，她忍受不了这种原始的野蛮和残酷无情，心中升起一股冰凉的恨意，在她的意识深处萌动着强烈的报复欲望……

在纽约大宾馆的酒吧、舞曲，一个妖冶轻浮的女郎向那些心怀淫邪的绅士们，投去了令人销魂的眼波，而等待这些风流绅士们的却不仅仅是欢娱调情……

住在豪华房间里的先生，转眼间却被割喉咙，成为一具血淋淋的僵尸……

警察们目瞪口呆，束手无策，绅士们胆颤心惊，魂飞魄散，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饭店凶杀案的真凶是什么样的人？

随着退休侦缉处长德莱尼先生令人吃惊的联想和推理，终于真相大白。

有些日子可以永远存在，有些日子决不会诞生。一种强烈的欲望把她弄醒，可她刚一感触到它，它又立即消失了。

佐伊·科勒眨了眨眼，醒来发觉自己的一只手正压着平摊的胸口，它柔和得像一只剔了骨的鸟；另一只手腕夹在大腿中间。她感觉到晚冬的日光正朦胧地透过垂着的窗帘。

她盯着天花板，焦急地抚摩着肚子，为自己丰满的躯体、跳动的脉搏和奔涌不息的血液祷告着。她来潮时，膀胱有些胀痛，随后这种痛楚就成了腹部痉挛。

她掀开被子，一蹬腿下了床，小心地移动着脚步，好像担心被什么东西缠住，咬住。她坐下来打了个哈欠，双手抱肩，身体前倾。

“星期四，”她朝空寂的房间大声说道，“3月13日。”声音有些沙哑，微弱无力，她又试了试：

“星期四，3月13日。”

这下听起来要好些。还是沙哑，但有力，明朗，差不多和男子的声音一样。

她光着身子站起来，伸了伸腰，活动了一下头部。一时她感到有些摇晃，使一把抓住床头支撑着自己。一阵眩晕过后，她又站稳当了。

“一阵头昏眼花，”她曾对斯塔克大夫说，“我感到自

己就要倒下去。”

“一般要持续多久？”他问，推开桌上的病历问，“几分钟？”眼睛没有正视她。

“没有那么久，就几秒钟。”

“经常发作吗？”

“哦……有时发作。”

“就在您来潮之前？”

她想了一下。

“对，”她说，“是这样。然后就是痉挛。”

这时他抬起了眼睛。

“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他肯定地说。

不过她还是感到不安。她不喜欢像那样神志不清，不喜欢无法控制自己，不管那是多么地短暂。

她回到卧室，做了5分钟的伸展操。她做得很慢，显得无精打采。她伸直膝盖，弯下腰，手掌触地。又双手高举，上下弯曲脊背，张开双臂左右扭动身体，然后转动头部活动脖子。她还前后甩动着骨盆和臀部。这种动作，在任何体操手册中都没有，可她确信，这会减轻月经引起的痉挛。

她又走进卫生间，漱口，按摩牙床。她走上磅秤，还是124磅。自从结婚以来，她的体重最多只上下变动过3磅。

她迅速穿好衣服。白色的乳罩和衬裤，不太透明的灰色连裤袜，低跟烤花皮鞋，白色高领绒衣，宽大的皮带束着花呢裙。她在穿衣镜前尽快地整理了一下，稍稍梳了梳棕色短发。

佐伊·科勒要服用的药片都放在厨房洗碗池上面的碗柜里，有维生素、苏打片、避孕药、开胃药、止痛药、镇静

药。卫生间里的药橱简直盛不下这么多药物。

碗橱的门内侧贴着一张表，注明本月的哪一天该服用哪几种药：日服一次的，隔日服的，名目繁多。

她大瓶里倒了一杯冷葡萄汁，在这3月13日星期四的早晨，她呷着饮料，吞下了维生素A、维生素C、维生素E、维生素B₁₂、铁锌合剂、避孕药、米多片、医生给她开的胶囊、半片胆碱、两片安乃静、一片苜蓿片、一个据说是卵磷脂含量很高的胶囊、一片海草片、一片利眠宁，最后一片解酸药是要求含化的，结果也给她嚼碎吞了下去。

她在门厅的壁橱里取出一件外套，这件黑绒套钉有双排钮扣，领子是天鹅绒的。她检查了一下黑挎包里的东西：钥匙，钱包，还有其他物件，一小罐液态毒气，这东西在纽约是非法的，是她从埃弗里特·平克尼那儿弄到的，一把双刃红把瑞士士兵折叠式袖珍刀，一份档案，一个钻子，一把小剪刀和一个开瓶器。

她透过窥视孔看了看门外，过道上空无一人。她打开门栓，解开门链，扭动锁把，小心地开了门。过道上没有一个人。她特别谨慎地把门锁上，按了一下电梯，然后紧张不安地等候着。

她走进大厅，快步走出了厅门，来到人行道上。看门的利奥正擦着一面黄铜牌匾，上面写着5位医生和精神病医生的名字，这些人都在底楼办公。

“早上好，科勒小姐。”利奥说。

她对他淡然一笑，然后往西朝麦迪逊大街走去。她大步流星，脚下生风，双眼平视前方，没有理会过路的行人。实际上，他们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她。

格兰杰饭店像一具倒立的棺材，被挤在麦迪逊大道的46街和47街之间；四周林立着由钢铁和玻璃构成的摩天大楼。饭店入口处有几个彩色大理石柱。这里好像是一个老式的绅士俱乐部，里面的会员用《华尔街日报》遮着脸正在打瞌睡，穿制服的仆人用银盘端来了葡萄酒。

格兰杰饭店拥有70年的历史了，像其他所有的饭店一样，也曾经历过悲剧和暴行。房客心脏病发作、中风等事件就不提了，另外还发生过两次谋杀，八次自杀，其中三次是从高层楼上跳下去的。

——1932年，一位顾客在餐厅被鱼骨头卡死。

1953年，发生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情。一个愤怒的丈夫砸开1208号房间，他妻子和情人正在床上唱着《上帝保佑美国》。他并不为之所动，一头撞上离他最近的一扇窗户，摔死在麦迪逊大街上，把大门罩上的毛玻璃弄坏了好大一块。

1968年，在一个公司租用的套间里，发生了一起开枪决斗事件。一人被击毙，另一人受了伤，当时有一个客房服务员在场，一颗子弹恶作剧似地钻进了他的屁股。由于道德条款是格兰杰饭店签定长期合同的一个重要内容，经营部立即自然取消了租约。尽管发生了一些这样的事件，格兰杰饭店仍不失为一个安静、稳重、保守的企业，它还为主顾，包括他们的孩子、孙子提供包办伙食。饭店安全科职员不多，它主要的职能是不动声色地驱赶流浪在麦迪逊街上的醉鬼和乞丐，礼貌地把那些明显地想冒领失物的人从鸡尾酒厅请出去，登记失物招领——这是一件让所有大都市的饭店都头痛的工作。

佐伊·科勒离开了自己在东39街的公寓前，于8点46分来到格兰杰饭店。她看见了门房、招待员和预订房间柜台前

的服务员，朝他们一点头，穿过一扇写有“闲人免进”的门，走过一段过道，进了安全科的套间。像往常一样，巴尼·麦克米伦早晨1点到9点值班，他还在埃弗里特·平克尼办公室里的皮躺椅上睡觉。她摇醒了他。他肥胖，不太爱干净。一摸到他，她就感到一阵作呕。

“怎么？”他说。

“起来。你还在值班哪。”

“是的，”他说着坐了起来，打了个哈欠，咂咂嘴，“来杯咖啡吧，姑娘？”

“不行。”她生硬地说。

他看了她一眼。

“来杯咖啡吧，佐伊？”

“这才对了，”她说，“要丹麦的？”

“当然。还有果脯，反正能弄到的都行。”

“有没有什么带刺激性的新闻？”她问。

“没有。几个醉鬼在9楼唱歌，就是这样。晚上没事干，我就喜欢这样”。

她给自己和平克尼先生各冲了一杯清咖啡。巴尼·麦克米伦喜欢在咖啡里放两块糖和两块奶酪。丹麦的咖啡看起来不很开胃。她给巴尼弄了块果冻，他什么都吃。

她端着装满东西的盘子回到了安全科办公室。埃弗里特·平克尼已经来了，他和麦克米伦跷着腿面对面坐在办公桌前。他们正放声大笑，见佐伊进来，他们马上止住，放下了脚。平克尼先生向她道早安，两人有礼貌地感谢她送来了咖啡。

一回到她的办公室，她又听见他们笑了起来，她怀疑他们是在笑自己。她低头看了看，毛衣和裙子都是干干净净

的，皮带好好地扣着，连裤袜上也没有任何迹印，她觉得一切都没错，可是……

她端坐在桌前。办公室里没有窗户，她喝着咖啡，这时传来两个男人低沉的对话声和饭店里的喧闹声。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存在。

佐伊·科勒好像与任何东西都无缘，个子不高不矮，皮肤不白不黑，身体不胖不瘦，无论在哪方面都没有出众之处。

在他们最后一次争吵时，肯尼思愤怒绝望地对她嚷道：“你这个人太平淡乏味！简直就不存在！”然后冲了出去。

她那无光泽的头发剪得很短，梳了个小马尾巴，一束刘海直溜溜地扫着眉头，两绺头发从头顶垂到耳朵下面。大学毕业后她就没有改变过发型。她的头发简直就是一头假发，一整块，不卷不曲，好像一揭开就能看到像尼姑一样苍白的头皮。

她的脸呈三角形，下巴很尖，眼睛和她的头发一样是棕色，没有热情也不深邃。眼球有点外凸，浅棕色的睫毛一束束地粘在一起。

她的嘴唇绷得很紧，本来巧妙的化妆可以使它的线条柔和些，不过她又凭什么要这样做？

一上班在公众场合，她的性格就变得稳重、文静。她很少笑，即使笑一下，别人也不知道其中的意思。有些人觉得她严肃，庄重，迟钝。谁知道呢？

她快37岁了，有时去锻炼，身上看起来还不出老，肌肉也有弹性，腹部扁平，屁股紧绷，大腿并不松弛，腰臀部的曲线让人看了惬意。

斯塔克大夫向她保证说，除了可治愈的生理失调和经期

痉挛外，她十分健康。

这她比谁都清楚。没人爱她，自己不能引起别人的好感，这难道就不算一种疾病吗？

也许她的色彩太暗，形象太单调，这是因为她所干的工作缺乏生机活力，没有意义。污秽的衣服，刺眼的鞋子，顺从的目光，和一掠而过的胆怯的微笑。

她来去匆匆，无人注意，对她来说真是再好不过。她正在进行着一件世人不知的事，她要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巴尼·麦克米伦经过她办公室时，朝她招招手就出去了，嘴里说了声谢谢。

她安排了一下当天的工作：画了一张安全科下周的工作安排表，写信给那些忘记带走个人物品的顾客们，把在登记部办理的现款收据归档。

她知道，干这点工作用不了八个小时。不过她已学会了来回踱步，好像自己一直很忙，同时自我维持一种不太引人注目的形象，这样经理们就不会来了解她在格兰杰饭店里真正起到的作用。

对于这份闲职给她带来的好处，她并没有感到不安。她每周纯收入200美元。只是由于前夫提供的赡养费和父母每年每人寄来的3000块，她才能够过得比较舒服。她有一笔存款，一个活期账户和一小叠地方免税有价证券。

她不乱花钱，但也不亏待自己。任何人见过她壁橱后面的长袍和梳妆台下面抽屉里的内衣都一致认为，对于她希望得到和需要得到的东西，她从不吝啬。

埃弗里特·平克尼路过她办公室停了下来。办公室里没有多余的椅子，她斜着身子坐在桌沿上，低头看着她。

关于佐伊的私生活，他只字不问。他们尊重彼此的痛

苦，这比他们相互表白和信任来得更亲密。

“科伊中士昨晚来看我”，平克尼对她说，“他妻子怀孕了。”

“又怀孕了？”佐伊说。

“又怀孕了，”他笑着说，“自然，只要有工作他就想干。你今天要做下周的日程表？”

她点了点头。

“能用他吗？”

埃弗里特·平克尼就爱这样，他不直接让她给科伊中士找事做，虽然他有权决定。不过制定安全科的工作日程表是她的份内工作，他是该问问她。

“那么就让他顶乔·莱文的缺？”她问。

“当然可以。”

“我找他商量商量，然后给你日程安排。”

“好。谢谢，佐伊。”

平克尼、巴尼·麦克米伦和乔·莱文，这三个安全官一天工作8小时，每周休息两天，（科长平克尼休息星期六、星期天）。在他们休息，或有人休假和生病时，都是临时雇用安全警卫来顶替。大多数来顶替的人都是纽约身兼两职的警察和侦探。安全科的名单上有十来个这种人，他们随叫随到，因此安全科安排昼夜值班一般都没有问题。

平克尼告诉佐伊·科勒说他准备去服务台看看，然后去检查一下房顶钢门上的新锁。

“一个小时就回来。”他说。

她点点头。

他把腿从桌上滑了下来，站了一会儿，没有离去的意思。她好奇地抬起了头。

“佐伊……”他说。

她等着下文。

“你没事吧？”他关心地问，“有病吗？你好像有些，呃，有气无力。”

他的关心使她有所触动。

“我没事儿，平克尼先生，”她说，“我又要来潮了。”

“哦，是这样。”他说着，松了一口气，然后怪模怪样地笑了起来，“那么我就得每天早晨剃胡子喽。”

他笑着走了出去。

他每天早晨剃胡子。不过你剃胡子并没有痛苦和痉挛，她真该这样对他说，你没有见过那黑糊糊、粘稠稠的分泌物，你想象不出体内流出的那种液体是什么感觉，那是一种对她经常不断的折磨。

她岁数越大，好像越是觉得生活庸俗。她不是生活在社会和文明之中，而是仅仅活着，呼吸、吃饭、性交、流血。

畜生，野蛮，厌恶。这就是她常用的字眼。

整个上午她工作得缓慢，但有成效。她伏在桌上一言不发，乏味地干着，连埃弗里特·平克尼检查完毕回来时她也没有抬起过头。她听见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打开抽屉，杯碟叮当作响，又啪一声关上了抽屉。

她对自己的工作还未感到厌烦，只要认真想一想，真正意识到它的难处才会对它感到厌烦。她机械地忙碌着，双手、双眼和一部份神经都集中到手头这件事情上，身体的其他部分仿佛游离身外，飘忽不定。

12点半，她拿着漆盘走进了厨房。一个厨师给她弄了一份菌菇、番茄、姜片和金枪鱼色拉，再加上一个刻成一朵花样的大萝卜。她端着这些食物，拎着一壶热茶回到办公室。

平克尼从不吃午饭。

可她又听见他在拉动抽屉……。

“别让这里鼓鼓囊囊的。”他老爱拍着自己干瘪的肚子这样说。

她直起身子坐在速记台的椅子上吃午饭，背没有靠在椅子上。腹部痉挛越来越厉害了，她感到腰椎发热。疼痛好像在骶骨里面，像太阳一样八方辐射。

办公桌中间抽屉里放着她的备用药，她就着茶水吸用了两片安乃静，一片米多片和一片维生素 C，用亚麻布餐巾轻轻揩了揩嘴唇，然后准备把用过的餐具送回洗碗房。这时，电话铃响了，这是向从来没有过的。

“格兰杰饭店”，她说，“安全科。能替您做些什么？”

“您当然能哪，亲爱的”。一个女人的声音清脆地说，“下午来参加哈里和我举办的鸡尾酒会。”

“马迪，”佐伊·科勒愉快地说，“您好吗？”

“精力充沛，”马德琳·库尼兹说，“他们怎么样，小姐？”

两个女人谈了起来，大多数时间都是马迪在讲，她说得很快，音调又高。佐伊听着，对着电话点头微笑。

她好像一辈子都在听马德琳·库尼兹讲话，至少是从进了明尼苏达州大学之后，她和她，还有另外两个姑娘同住一间宿舍，那是在1960年到1963年。那时马迪就爱连珠炮般地喋喋不休。

“现实生活中的四年假期”。这是她对大学教育意义的评价，她在学术上的成就也反映了这种看法。她们几个一直住在一起，对别人的幽会、越轨行为，以及一群想打她们主意而又畏缩不前的男生冷眼旁观。

马迪道：“听我说，我们在这儿聚会的目的是要想法获取一个丈夫，对吗？可学校却不教我们一些有用的东西，比如说呻吟。我让这些小伙子来这儿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我学会了一边扭动一边逼真地呻吟。所有的女人必须知道学会了呻吟就是一个成功。这个学校应该设置一门课程，叫做呻吟101—102，然后第二年设置的课程叫呻吟补习。”

马迪说：“瞧这些单身汉和丈夫们。假如你是男性，你愿意做丈夫吗？那你就倒了霉。你看着不顺眼的东西就砸，一辈子有负不完的债。单身汉占便宜，做丈夫的性交。单身汉身上有臭味，做丈夫的老是喝醉。单身汉喝威士忌，做丈夫的喝啤酒。单身汉最终自缢而亡，做丈夫的都有疝气。胡扯，我不想要丈夫，我要一个单身汉。”

她的3个房友分别来自明尼苏达、威斯康星和衣阿华的小城市。她们咯咯地笑着，羞怯地听着这些话。她们都不是这样长大的，对她们来说，来自纽约的马迪犹如一个外国人。

她们崇拜她，因为她聪明，有趣，大方。即使跟那些她不想与之交往的单身汉和她讨厌的人，她也能融洽相处。做为回报，他们借给她课堂笔记，替她辅导，缺课时给她打掩护，四年结束时又给她弄到了学士学位。

她没有参加毕业典礼，而是和一个耶鲁大学的男生飞到了百慕大。结果，毕业证书是寄给她的。

佐伊离婚后，从明尼苏达州的威诺纳一到纽约就给马迪打电话。她现在叫马德琳·库尼兹，电话簿上有了她的电话号码。哈罗德·库尼兹是她的第四个丈夫。马迪总是保护佐伊，就像一名有经验的战士带一名新兵，传授自己的诀窍。

马迪说：“离婚就好比从马上摔下来，你必须立即站起

来，重新骑上去，否则你会窝囊一辈子。”

“我想我不会再结婚。”佐伊羞怯地说。

马迪道：“胡说。”

她尽到了最大的努力：举办鸡尾酒会，请客吃饭，安排约会。但是她最后意识到佐伊·科勒说的是实话，她不想再结婚，至少是在她生命的这一段时期里。

马迪愤慨地说：“这并不意味着你就能自由自在。看在上帝的份上，怪不得你腹部受痉挛。如果我两天之内不成功的话，一打喷嚏，耳垢就要掉出来”。

这时，她又在听着马迪唠叨那些要来参加鸡尾酒会的美丽男子（“一群好色之徒，成千上万！”），她的激动有些感染了佐伊·科勒，她说下班后就去，只呆几分钟，还得早点回家。

马迪道：“别人也都这么说，小东西。不过他们来了之后可要呆上一会儿，然后痛饮一场。我想给你介绍一个小伙子……”

“哦，不，”佐伊说，“再也别介绍了。”

“就见见面，”马迪极力主张，“没别的。跟他握握手说，‘你好’。这没什么可怕的吧？”

“不行，”佐伊的声音很小，“我想这不行。”

最后马迪挂断了电话。佐伊又开始打安全科下周的日程表。她想，马迪事到临头才邀请自己去参加酒会，一定是她觉得客人男多女少，所以就到处给女朋友打电话，想让男女比例得当。

这使佐伊有些生气。以前的几次邀请也是这样，事到临头才被邀请去顶替一个违约的客人，从来没有首先想到过她。

下午没什么事，就这样过去了。她无聊地翻阅着最新一期纽约《饭店宾馆贸易》周刊，上面刊载着住房租金，安排在下月的会议和对夏季旅游季节的预测。

最让佐伊感兴趣的部分是有关饭店安全事务方面的文章。文章经常提到赖帐人的姓名、住址（无疑都是假的）和他们的容貌特征，还有被偷盗的信用卡的号码清单，对于饭店里的犯罪行为；特别是诈骗案，都做了详细的报道。有一个叫做“告示”的定期栏目专门公布在纽约饭店里活动的罪犯的真名、化名和特征，这里有盗窃犯，抢劫犯，妓女，拉皮条的，职业赌棍，等等，另外还有未结的饭店案件，纽约警察局负责调查某个案件的警官姓名、电话号码。

有一栏的最后一条这样写道：

“2月15日大公园饭店杀人案。死者乔治·T·普勒，54岁，白人男性，科罗拉多州丹佛人。欲提供有关案情线索的人，请和侦探长阿布纳·布恩联系。电话：KL-5-8604。”

这条通知已经在杂志上登载了三个星期。佐伊·科勒不知道探长阿布纳·布恩是否还坐在电话机旁等候着……

马德琳和哈罗德·库尼兹住在东四十九街的一幢高楼里，这儿的房间就和马迪一样：吵吵嚷嚷，光彩夺目。电梯里，佐伊·科勒身旁还挤着5个人，她缩在角落里望着他们。他们笑着，相互把手搭在肩上。佐伊猜想他们也是去参加酒会的。

酒会已经开始了。除柜台外留有两个招待外，其余身着制服的招待用托盘递送着开胃小吃和加利福尼亚香槟。马迪在人群中不见身影，她丈夫站在门口迎接客人。

他高大，多毛，甚至耳朵里都有一撮长毛。佐伊知道他

喜欢穿棉织品、合成纤维之类的东西，马迪把它叫做“破布一块”。他举止缓慢，说话刻薄。他很惊奇自己和一个喋喋不休的、外向型的、反复无常的女人结了婚。

佐伊喜欢他，吻了一下他的脸。他把她领到就近的餐柜，给她要了杯白葡萄酒。他的表情生硬，像在防范什么。

“还记得我吗，哈里？”她说。

“当然记得，”他微笑道，“马迪所有的朋友中，我最喜欢你。我希望你常来看她，也许你能使她安静些。”

“这谁也办不到。”

“这倒是实话，”他愉快地说，“她有时还真有些道理，是吗？她是个了不起的人。”

他又去迎接其他客人。佐伊靠着餐柜，四下看了一眼。典型的马迪式立餐：摩肩擦背，乌烟瘴气。一台高保真录音机不知从哪儿发出尖响。没人和她说话。

她从来没见过这么英俊的男子，有些穿着讲究的意大利三截式西装，手腕和袖口闪着金光。有些人的服装艳丽但俗气，绣花希腊衬衣领口开得很低，毛茸茸的胸口上花边装饰带来回飘动。她想也许其中很多人都是同性恋者。不过这没关系，他们都很漂亮。

雪白发亮的牙齿，不怀好意的眼睛，留着胡子或者剃成灰色的下巴，两头上翘的小胡子，刚吹过的光滑发型，高级发师做出的发型，故意弄乱的发型，湿润的嘴不停地在动，手掌挥舞，纤长的手指，屁股跳跃，到处都是形态优美的腿，牛仔裤紧得都能看见隆起的部位。

她想象着他们毛茸茸的大腿，光滑的肌体，鼓凸的肉腱，特别是他们的力量之所在。

在这一点上，肯尼思让她感到惊奇。他并不高大强健，